

当代中国影视中日常生活空间的美学实践

曲 师

(常州工学院人文学院, 江苏 常州 213022)

摘 要:当代中国影视对日常生活的再现呈现了空间的视觉语言和文化意蕴,影片中卧室、厨房、客厅的内部设计、物品选取与摆放既是影视艺术叙事的物质载体,也是文化符号,参与影片的情节叙事。其构建了一个充满自由的异托邦,展现着当下人们的生活情态、社会地位差异等。日常生活空间边界的模糊性、空间元素的多样化与异质化的构型,既是美学实践也是社会实践,影视艺术正是通过这种诗意表达构建“真实”的差异消弭的乌托邦,激发人们的消费欲望。

关键词:生活空间;空间实践;异托邦;当代影视

中图分类号:I01; J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1X(2019)01-0047-04

The Aesthetic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Spac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Film-and-TV

QU Shi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022, China)

Abstract: The reproduction of everyday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film-and-TV presents the visual language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the space. The interior design, the items selection and placement of the bedroom, kitchen and living room in films are not only the material carriers of film-and-TV art narration, but also as the cultural symbol participating in the film plot narration. These constructed a free heterotopias space show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eople's life condition, social status, and so on. The ambiguity of the boundary,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elements and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everyday life space constructed an aesthetic practice as well as a kind of social practice. It is exactly one of the poetic expression that film-and-TV art showed a “real” different utopia, which endue people with consumption desire and turn them into vibrant consumer body.

Key words: everyday life space; spatial practice; heterotopias; contemporary film-and-TV

对影视空间的关注,与 20 世纪以来人类所经历的空间剧变以及在此基础上兴起的有关空间的哲学、社会学观念和文化批判理论密切相关。当代中国影视擅长以时间维度来叙述,其常常借助空间营造一种氛围。近年来,随着现代影视工业的发展,中国影视越来越关注空间与人物性格、情节发展、事件叙述之间的联系。以日常生活为视点,研究海边、街道、广场、茶馆、客厅空间进入影视叙事的

的文化意味,观察影视艺术对日常生活空间的取舍和变形,阐述这种取舍隐藏的文化观点和政治观点,呈现日常生活空间的美学实践和美学价值,是影视艺术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

一、日常生活的空间表达

当代影视通过空间表达日常生活,通过空间语

收稿日期:2019-01-16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ZXA003)

作者简介:曲师(1978-),女,山东烟台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文化理论与影视批评研究。

境阐述人们的惯常行为与心理,描述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与生活方式的改变。空间进入影视叙事,衍生出不同的人物关系与事件,其叙事表达往往具有模糊性、多样性与异质性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质疑和否认现有程式化生活的文化意蕴。

(一)空间边界的模糊性

影视对日常生活的观照常以空间边界的模糊为特点。从客厅的家具与器具的摆设到小区内部停车场、花园的布置等无不尽显人物的性格与社会地位,即使是如卧室、洗手间等私密空间,在镜头下也一览无余。如在《永不瞑目》《苹果》《十面埋伏》《白日焰火》《超时空同居》等影视剧中,影视艺术充分满足着人们的窥探欲,直接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广场、马路、商场、公园等公共空间不但成为影视故事情节展开的背景,而且成为展示人们内心生活的空间表达。私密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倒错是影视常用的空间表现手法,公园长椅上的浪漫、商场试衣间的换衣秀等日常生活空间表达突破了其自身的界定,随人物心情转变功能,反映了当下人们随性的生活态度。科幻喜剧片《疯狂外星人》是影视剧中空间边界模糊表达的典型,剧中耍猴的耿浩生活即是工作,一个人,一张床,一只猴子,一个复制世界奇观的封闭乐园,可以想象人物本身的抑郁与不得志。

(二)空间元素的多样性

现代性不仅是社会文化的转变,更是人的身体、心灵和精神等内在构造本身的转变,这种转变意味着日常生活空间不再仅仅是物质消费的场所,也是精神消费的现状体现。影视中经常选取海边、茶室等空间展示现代人的慢生活。《杜拉拉升职记》(电影版)里男女主角演绎浪漫的海上游艇,《超时空恋爱》中女主角品红酒的格调餐厅,《古董局中局》中药不然收藏鉴宝仪器的私人研究所,《无问西东》里张果果去的击剑房等,这些无不展示着新时代丰富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再如,《你好,之华》中奶奶的房间和户外活动空间都充满着现代生活的明快气息。这些既是摆设和背景,又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发挥着形象隐喻的作用,其空间的舒适性也转变为一种意象,发挥着能动性。在凝视中人的感官被征用,被赋予享受当下的生活态度。

(三)空间元素的异质性

当代影视人喜欢把影视空间的文化影像同意识形态的复杂问题区分开来,并有意识地将建构身体体验的日常生活与现代工业技术关联起来。于是,日常生活空间与各类技术影像联结建立一个充满异质性的福柯意义上的差异空间,弥合了理性

与感性的分裂,从而走向异托邦。《西虹市首富》中富丽堂皇的酒店大厅、花园、阳台无不是现代科技打造出来的生活空间;《一出好戏》中的荒岛、山洞、废弃的船舶等又无不是现代科技的不在场。在“技术场域”的有无空间内展开人性的叙述,人们的生存体验就变得可笑起来。《西虹市首富》里的花钱狂欢,《一出好戏》中的生存狂欢,都展现出人性粗俗的、病态的、混乱的一面。这些差异空间作为“第三空间”,其空间意蕴往往表现出与现有文化体制相悖谬的一面,这种与现实社会的矛盾与冲突既是社会贫富差距的体现,也是人们对这一差距不满并与之对抗的想象。这类空间既是自由的徜徉,是自由的丧失,伦理道德既在场又不在场,也是自我认同既实现又走向迷失的多层差异性空间,充满着异质性。

二、日常生活空间的审美价值

日常生活空间的表达具有丰富的审美价值,影视艺术正是通过这样的诗意表达构建“真实”的差异消弭的乌托邦,激发人们的消费欲望。英格利斯认为,“电视和其他大众媒体提供给我们的产品毫无新意和挑战性。它被制作出来的直接目的是为了销售获取利润,而不是令我们思考或者反思……它们缺少激发和开启人们全新体验的能力”^{[1]81}。影视艺术作为通俗文化,注重娱乐效应,其涉及的文化语境和文化实践往往是标示地位、身份、阶层的消费场域,直指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

(一)消费主体的塑造

影视艺术中人物通过喝酒、上网、驾车等行为将日常空间转化为属他空间,这些行为经常以浪漫化、时尚化的意象展现,给人以舒适、自在的感觉。影视工业是一道视觉大餐,它必须培养观众的品味,激发他们自觉自愿地接触那些新奇和有挑战性的画面,从而实现塑造消费主体的功能。实际上,整个世界都被商业化了,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存在未被商业化及商品化浸染的“真实事物”。影视作品中日常生活空间的“广告植入”比比皆是,有些广告与剧情紧密相关,不仅没有引起观众反感,反而激起人们的探索欲,自觉地去关注这些品牌,商业推广非常成功。观影的过程让观众仿佛回到柏拉图的“洞穴隐喻”,真理就在身边等待大家去揭示,只不过很多人宁愿相信眼前的虚拟现实而逃避真实。“只有那充分意识到现在的人才可以称之为现代人。自觉意识到现在的人是命中注定的孤独

者。”^[2]在大众媒介的帮助下,人们看着想象中的世界成为现实,享受着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即使充分意识到这种真实的非真实性,但仍然以这种可能性为乐。《疯狂的石头》中的可口可乐、《天下第一楼》中的全聚德烤鸭、《蜗居》里的哈根达斯,一切与人们日常相关的空间在影视中惬意地展现,消费的欲念使人脱离孤独的现实人生,因为这种伪造的浪漫让人脱离单调的现实人生,主动接受那些浪漫的、可预测的、不需要思考的影视产品,充实和扩展自己有限的生活,人们的消费主体也在影视空间中自然而然地形成。

(二)文化记忆的反讽

影视空间力图冲破物质层面,深入到理性层面,进行精神层面的思考。如对《西虹市首富》中的“饭店”,电影的语言与镜头无不透露着反讽的意味:谈租金、睡觉、打乒乓球等行为与金碧辉煌的大厅格格不入。这种强烈的不真实感引人振奋,“视金钱如粪土”无疑像一句口号直击人的心扉。《人在囧途》中李成功与牛耿的社会身份一目了然,牛耿的与众不同和俗不可耐在飞机空间内一览无余,而马路上李成功的一再受挫也让人欢喜。然而,无论是《西虹市首富》还是《人在囧途》,其镜头下的现实却是苍白无力的,导演、演员、观众对这一虚构的事实都心照不宣,人们满足于暂时的忘却与发泄,不揭穿,不抨击,只接受这虚幻的真理——好人好命。“大片时代突出了或反映了文化元素而非经济元素在中国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引领作用,这几乎可以涵盖国家战略层面与普通公众日常生活层面。”^[3]《无问西东》中沈光耀宿舍里成堆的书籍、沈家的庭院、堂屋内厚重的红木家具,《大鱼海棠》中的土围楼及房间内的中式物件等直斥人物内心,无不显示着影片浓厚的家国情怀与人文关怀。

(三)身份认同的幻象

现实空间本身就体现着不平等和差异化,而影视空间则把这种不平等与差异典型化和浪漫化。不同的“地方和社会身份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人们对人与地方的想象是社会差异性和他者文化建构的基础。也就是说,‘我们在哪里’很多是在叙述‘我们是谁’。最近,边缘化社会群体及其‘身份认同’的形成研究已成为地理话语的重要元素”^[4]。影视艺术中的高楼大厦、玻璃工作室,现代化透明空间的展现往往表征着高高在上的白领和金领的异托邦空间,充斥着自由的感觉。然而这些空间也被不断分割与对立,如落地窗内外的空间,职员之间的工作台板、大厅转门的隔断等又很明显地昭示着束缚与规训。资本有其自身运转的逻辑,身体必

须去适应这种逻辑,否则就要面对被排斥的危险。影视空间中身份认同的幻象不仅通过空间构建影视人物之间的关系,而且延伸至观影者,在影视空间之外通过感官“温柔”地强制人们接受这样的观念。海边、咖啡馆往往成为有闲阶层的休闲场所,人们的选择也成为特定社会群体身份的标志。相反,小饭馆、地下室、地铁站、郊区这些空间则被改造成审美化空间,这里的人似乎天然有一种优越感,他们随意着装,自由自在。

三、日常生活空间的美学实践

影视作品中日常生活的展现不仅可以变成文化表征的手段,而且可以站在传播学和文化批判的角度,将其作为自由想象的领域和批判的源泉,以空间实践的多种途径成为建构普通人生存美学的资源。

(一)空间记忆与文化现实建构

哈维和福柯都把影视空间的美学实践问题视为一个与政治相关联的现实性问题,因其涉及身体的塑造与规训,日常生活空间常常寄寓了个体和民族的悲欢,展示着现代性进程中的中国形象和中国经验,使当代影视成为当下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影视作为民族产业,承载着振兴民族文化和民族经济的美好愿望,由民族到国家的空间叙事,显然要为建立和谐中国的意识形态准备空间认同的资源,这使日常生活成为介入社会民主进程的意识形态工具,成为建构社会历史记忆的有效手段。《我不是药神》成功展现了社会某一群体的真实生活,影片中多次出现人物与水的画面,“水”空间的出现无疑为电影主题的深化增色不少。“水域”也意味着未知与冒险,意味着生命与死亡。电影镜头巧妙地以大海隐喻人物内心的不平与动荡,推动电影情节的发展。《大江大河》中频繁出现的书桌、成堆的书籍、台灯以及图书馆门口并排的两辆自行车镜头,营造出浓厚的知识氛围,表征着两代人改革与奋斗的愿望和图景。

(二)空间焦虑与生存美学建构

全球化语境下,人们在高科技的理性支配下获得了更多的自由,然而自由的代价却伴随着人在各种虚拟与实际的网络空间中的迷失。大卫·哈维认为:“每个社会形构都建构客观的空间与时间概念,以符号物质与社会再生产为需求和目的,并且根据这些概念来组织物质实践(material practice)。”^[5]人总是处在特定的时空中,而这种形构往往会增加现代人的空间焦虑感。影视艺术回归到

日常生活,无疑是对这种焦虑的再建构。现代人也经常借助空间的变换,如别墅、大商场、大饭店等场所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与野心。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下,影视经常通过空间的转移表现人心理与行为的变化,实现自我身份的转变,但结果也常常会困于非此即彼的阈限空间。如《夏洛特烦恼》中夏洛的回心转意是在冬梅40平方米的客厅空间里展开的。倒挂的罐子、老式电视、老式的带着穿衣镜的衣柜等将人们的记忆带回1997年。客厅里的沙发却让人眼前一亮,盛开的牡丹花、玫瑰花布,夏洛背挺直地焦虑地坐在上面,想象着他和冬梅的婚姻生活——温馨而浪漫。空间焦虑是现代视域下身体的焦虑,是当下独特的生存体验,影视以其独特的影像叙说着这种体验,因而在影视的发展过程中空间总试图营造一种生存美学,缓解当代人的空间焦虑。

(三)空间舒适与身体经验建构

以“身体凝视”为表现内容的影视,对生活空间的展示并不回避日常生活的琐碎性、重复性和规定性及其对人的规训和塑造作用。影视艺术中的日常空间常常以纯净、虚幻、平衡、唯美的形态出现,而对民族的历史、文化和记忆往往采取回避的态度,这种态度无疑对“舒适”的身体意象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但影视镜头并不回避震荡中的社会现实,其笔墨主要集中在个体的生活状态和生命体验,关注他们作为个体“小我”的人生困境和个体生存的狭小空间,多从个体本位的角度呈现具有象征意味的混杂都市与“夹缝”般的密闭空间,而这些密闭空间的舒适性就提到了相当的高度。如咖啡厅、酒吧、茶馆的椅子,汽车、火车、飞机上的座椅,客厅中的沙发,卧室中的床等就成为舒适意象的典型代表。在这些空间中经常使用拍摄分割的手法,以“格式塔”或“全景式”式视角关注身体经验,形成表演与观影个体的有效互动。“如果我们想要全面理解日常生活,超越将其视为空间无聊与微不足道的行为集合观点,我们就必须理解更广阔的社会与社会结构是如何使得日常生活适合于不同类型的人群的。”^[15]当代中国影视作为现代工业生产的一个链条,不仅生产着娱乐方式,也生产着人类的欲望,同时也改变着人类自身。影视空间中吃喝玩乐等人类生存的空间不仅指向人类的身体需要,而且还要指向把人类身体建构为消费场域的语境,这是普通的日常生活,也是普通的社会和文化秩序的表达。

四、结语

日常生活不仅仅是人们的一种惯常活动,而且

是社会历史、文化、记忆、自由想象的缩影和写照。人们日常生活是作为文化现象参与影视叙事的,其空间的模糊性、多样性与异质性符合影视的娱乐本性,其发展变化也自然地呈现了当下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演进过程。同时,日常生活空间的选取与内部布置也担负着叙事使命,既客观地展现了当下的历史和文化现实,也参与和驱动着历史和文化的变革与构建。因此,日常生活空间的本质是物理的、技术的,也是影视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总和,可以是有序的,也可以是失序的或者无序的;可以是建构的,也可以是消解的;可以是充满生气的,也可以是悲观消极的。总之,影视艺术对日常生活空间的表达是美学的、社会的,是多样态和多情态的,重视空间这一文化符号的美学实践所体现的人们生活意向以及其中人与社会的冲突与融合的诗意性表达,应该是影视艺术空间理论的研究重点。然而,当代影视中的日常生活空间在商业炒作的约束下,叙说的内在价值虚无,空间的叙述内容相对单一,空间经常被架空,游离于影视情节叙事之外,仅仅作为人物生活的物质空间,并不作为文化符号发挥作用,没有价值。因此,空间的重建是亟需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日常生活空间作为人真实生活的特殊空间,其叙事性相较于其他公共空间,对人物的塑造更有说服力。要真实地把握当下的现实,展现人们真实的生活境遇,就必须把镜头转向空间,向空间寻求力量。从这一角度看,影视艺术日常生活空间的美学实践也是一种社会实践,媒体人应紧密联系实际,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培育积极向上的文化追求,对国家和社会多一些责任和担当。

参考文献:

- [1] 戴维·英格利斯. 文化与日常生活[M]. 周书亚,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 [2] 荣格. 荣格文集[M]. 冯川,译. 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98
- [3] 王一川. 大片时代记忆与文化论转向——2003年至2012年中国电影的文化修辞景观[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7):106-113
- [4] David C Harvey, Rhys Jones, Neil McInroy, et al. Celtic Geographies: Old Cultures, New Times[M]. London: Routledge, 2005: 21-22
- [5] 包亚明. 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377

(责任编辑:刘鑫)